



马六甲 续写马氏相声传承答卷

■ 记者 田莹

天津,一座把幽默刻进基因的城市,而最能代表这种幽默的,非马三立莫属。马氏相声的接力棒如今传到第四代马六甲手中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,他用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细节,拼凑出舞台之外的马三立,也诉说着自己在光环与责任之下,如何续写传承答卷的故事。

艺术不是私有财产 盼好包袱传得更远

推开记忆之门,马六甲总先看见那个安静的爷爷。

不是观众捧腹大笑时,舞台上神采飞扬的相声大师,而是寻常日子里,一个坐在桌边,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的老人。“您可能不信,我们几家代人,骨子里都偏静。按说,不该吃开口饭。可后来我想,搞艺术的人,大约都需要这份静。静下来,才听得见生活的声音。”马六甲说。

生活,是马三立最丰沃的创作土壤。他的眼睛像一部摄像机,记录着常人容易错过的瞬间:一个略显尴尬的表情、一次无心的洋相,或是寻常日子里突然闪现的真性情。

马六甲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下午,父亲马志明逗外甥女:“把你这苹果给舅舅尝一口。”孩子乖乖递过去。马志明一口下去,连核带肉咬下一大块。孩子低头看看苹果,又抬头看看舅舅,嘴一撇,“哇”地哭了。

多年后,马六甲在相声《练气功》里听到张二伯欺负胡同小孩的包袱,那句“你这半拉多好,没核儿”,让他遥远的记忆清晰起来。“爷爷喜欢默默关注身边的事,然后慢慢沉淀,反复琢磨,提炼出趣味,再添上画龙点睛的一笔,就变成了一个令人捧腹、余味悠长的包袱。”

一提起“二他妈妈,快拿大木盆来”,相声迷脑子里立刻会条件反射般跳出高英培、范振钰表演的相声《钓鱼》。其实这段相声的作者是马三立。他在天津广播曲艺团工作时,以电台编辑陈洪凯讲述的邻居故事为基础,补全了邻里互动、家人对话等细节,形成了清晰的故事线,又设计了眼高手低、好面子的人物性格。经过这么一番雕琢,《钓鱼》才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样子。上世纪50年代初,马三立与张庆森首演相声《钓鱼》,时至今日,这段节目的录音还在电台播放。

相声圈有个规矩:别人使过的活,你看着好,想拿来用,必须得上门“求”,这是一种尊重。高英培想使《钓鱼》,真的带着诚意登门:“马老,这段活我想使,您看行不行?”马三立也痛快:“拿走,使吧。”更难得的是,高英培、范振钰丰富了文本,结合自身热情火爆的表演风格,把这段《钓鱼》使响了。但马三立从来没有为此感到不快,反而由衷称赞:“英培这段使得比我好!”

这段关于《钓鱼》的故事,马六甲是从父辈和相声圈前辈口中听来的。他说:“我觉得这就是我爷爷的真性情,从不把活攥在手

里当私产,只盼好包袱能在台上响得更久,传得更远。只要观众乐了,相声火了,他就高兴。”

相声贵在“反熟为生” 临场机智需提前设计

如果说生活中的马三立像是宁静的湖泊,那么对待艺术的他,便是湖底的磐石,严谨到了苛刻的地步。

“相声表演里最高级的表现手法之一叫‘反熟为生’。”马六甲解释,“不只是把词儿背熟了,甚至语气、停顿、动作,都刻到骨子里之后,再走上舞台,把它忘掉,表演出一种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生涩和真实感。观众以为的临场机智、随性发挥,几乎全是精密设计后的表演。”

说到这里,马六甲讲起一段相声名家王文林回忆的故事:那时候马三立的新作《似曾相识的人》刚刚搬上舞台,王文林看过之后,激动地登门讨教:“师爷,您这段活太好了。尤其那几个现挂,真绝!”马三立疑惑:“你说的哪段?什么现挂?”王文林学了一段。马三立听完,拉开书桌抽屉,取出一番稿纸递过去。王文林细看,愣住了,原来他击节赞叹的现挂竟是文本里设计好的一部分!不仅如此,稿子里到处都是标注:演到哪儿要“寸住”,脚步什么时候需要退一步,哪里语气要拉长,哪里要重复一遍,配合什么动作,甚至连搭档王凤山哪段话该用什么语气来接,做什么表情、动作都有!

这份对艺术的严谨,是从小刻进马三立骨子里的烙印。他自幼跟着大哥马桂元学说相声,这位兄长教徒弟,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严苛。“当年我爷爷学《洋药方》时总挨手板,说错了要打,是逼着你记牢;说对了也要打,是让你把活记熟。”马六甲说道,“多年后的一个夏天,已经成名的爷爷和赵佩茹先生表演《洋药方》,里面有个动作,他要用手指摸赵先生的脑袋,假装号脉。下台后,赵先生拉住我爷爷问,三立,你这手怎么这么凉?大夏天的,搭我脑袋上跟五根冰棍儿似的,是病了吗?我爷爷摆手解释,自己没生病,是因为当年学这段相声时挨打最多,后来但凡演《洋药方》,就会两手冰凉。从那之后大伙儿才知道,他还有这么个条件反射。”

旁人只道这份师门的严苛,教出的是死守规矩的匠人,可马三立偏是把这规矩里的严谨吃透了,又在骨子里生出了创新,才有了相声界那句“无徒不宗马”的赞誉。“过去艺人学本事,大多不敢修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。但我爷爷不一样,几乎所有经他手的传统段子,都会脱胎换骨,活出新模样。”马六甲满脸钦佩的表情,“比如《开粥厂》,本来只是一段卖弄嘴皮子的贯口活,爷爷给他添上情节,加入人物,揉进笑料,才有了堪称经典的‘马善人’这个人物。不仅是相声,就连快板里的《十八愁绕口令》也是我爷爷改编的,他把带有封建色彩的‘君愁臣愁’改成了各种动物的愁,删了陈腐,添了趣味,至今仍然是快板演员的必学范本。”

这份对艺术的严谨,是从小刻进马三立骨子里的烙印。他自幼跟着大哥马桂元学说相声,这位兄长教徒弟,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严苛。“当年我爷爷学《洋药方》时总挨手板,说错了要打,是逼着你记牢;说对了也要打,是让你把活记熟。”马六甲说道,“多年后的一个夏天,已经成名的爷爷和赵佩茹先生表演《洋药方》,里面有个动作,他要用手指摸赵先生的脑袋,假装号脉。下台后,赵先生拉住我爷爷问,三立,你这手怎么这么凉?大夏天的,搭我脑袋上跟五根冰棍儿似的,是病了吗?我爷爷摆手解释,自己没生病,是因为当年学这段相声时挨打最多,后来但凡演《洋药方》,就会两手冰凉。从那之后大伙儿才知道,他还有这么个条件反射。”

旁人只道这份师门的严苛,教出的是死守规矩的匠人,可马三立偏是把这规矩里的严谨吃透了,又在骨子里生出了创新,才有了相声界那句“无徒不宗马”的赞誉。“过去艺人学本事,大多不敢修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。但我爷爷不一样,几乎所有经他手的传统段子,都会脱胎换骨,活出新模样。”马六甲满脸钦佩的表情,“比如《开粥厂》,本来只是一段卖弄嘴皮子的贯口活,爷爷给他添上情节,加入人物,揉进笑料,才有了堪称经典的‘马善人’这个人物。不仅是相声,就连快板里的《十八愁绕口令》也是我爷爷改编的,他把带有封建色彩的‘君愁臣愁’改成了各种动物的愁,删了陈腐,添了趣味,至今仍然是快板演员的必学范本。”

这份对艺术的严谨,是从小刻进马三立骨子里的烙印。他自幼跟着大哥马桂元学说相声,这位兄长教徒弟,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严苛。“当年我爷爷学《洋药方》时总挨手板,说错了要打,是逼着你记牢;说对了也要打,是让你把活记熟。”马六甲说道,“多年后的一个夏天,已经成名的爷爷和赵佩茹先生表演《洋药方》,里面有个动作,他要用手指摸赵先生的脑袋,假装号脉。下台后,赵先生拉住我爷爷问,三立,你这手怎么这么凉?大夏天的,搭我脑袋上跟五根冰棍儿似的,是病了吗?我爷爷摆手解释,自己没生病,是因为当年学这段相声时挨打最多,后来但凡演《洋药方》,就会两手冰凉。从那之后大伙儿才知道,他还有这么个条件反射。”

这份对艺术的严谨,是从小刻进马三立骨子里的烙印。他自幼跟着大哥马桂元学说相声,这位兄长